



“电灯泡”

□周成芳

媒婆又来找小姑谈话了，这次为她介绍的是镇里的公务员。

见就见吧，自从初恋男友被父母一棒打飞之后，小姑对谁都来者不拒。俗话说：女大不中留，留来留去留成仇。姑娘家迟早都要嫁人的嘛。

“面试”的时候，小姑和男方在房间里有一搭没一搭地交谈，我躲在门缝里偷偷观察。小姑溜出来上厕所，我将她拉到一边说：“这男的看起来很厚道，不像浮夸之人，不妨试着交往一阵。”

小姑只比我大几岁，平时跟我处得像姐妹似的。两天后她托媒人通知男方参加“复试”。第二次见面，小姑说：“两个人待在一起没什么话题，干脆咱们一起去吧。”

我正求之不得，咱正值青春年少，也想跟着去体验体验拍拖的感觉。

他们的约会因了我的参与，开始变得丰富起来。好歹咱学生时代做过主持人，遇到两人大眼瞪小眼时，我总能抛出合适的话题。我听说男的曾在政府里当过秘书，还在市级刊物上发过一些小通讯，便主动提及这事，夸他才高八斗。受我的启发，他开始变得健谈了，主动谈及其工作和生活。

姑娘家谁不爱有志青年呢？渐渐地，小姑对他越看越顺眼了。经过我多次循循引导，他们的话题逐渐多了起来。在我陪伴他们转了3次大桥，进了2次饭馆、逛了1次县城之后，他们的感情急剧升温。

吃水不忘挖井人，小姑和那个他都很厚道，哪怕已到谈婚论嫁，也不忘时常将我带在身边，一起吃香的喝辣的。

的。街坊邻居常看到我们仨一起进进出出，总是迷惑不解，嘀咕着究竟是哪两个在处对象呢？也有熟人常与我打趣，笑我是不折不扣的“电灯泡”，人家谈恋爱，你在中间凑什么热闹？

旁人劝解无效，我依然没心没肺地充当跟屁虫。平心而论，我也想过适时抽身，还他们一个安静的角落。但转念一想，跟他们一起可以捞到多少好处啊！比如他们需要去一个偏僻的角落私聊，男方就会塞给我一些钞票，让我去买点矿泉水、花生糖啊什么的，我也乐得屁颠屁颠的，买回一大包食物，在距离他们10米之外的地方独食。有时看上些花花绿绿的小玩意儿，他们也会慷慨解囊。反正咱是晚辈，那个想当我姑父的人敢怠慢我吗？

冬去春来，他们正式步入婚姻的殿堂。

婚礼那天，小姑身穿红色的旗袍，光彩夺目。那个终于转正的姑父西装革履，满面春风。我也终于“退居二线”，乖乖地待在送亲的队伍之中，旁人也总算搞清楚了真正的男女主角。

小姑嫁为人妇，按理说我的“电灯泡”生涯也该终结了。但我并没有金盆洗手，后来又在冰儿、芸、黎等友人的恋爱中客串几次，从中也捞了不少好处。心里曾暗暗发誓，一定将“电灯泡”角色进行到底。

凡事熟能生巧，“电灯泡”当久了，也因此闹过不少笑话，某次填应聘简历，在兴趣爱好一栏里，我填的竟然是：当“电灯泡”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纯阳山记

□李莘凡

课间时分，孩子们在操场休息、玩耍，一抬头便看见纯阳山。从山脚到山顶，这座山只有六七十米高，但它仍是这座城市中最高的山。我们叫它“山”，是因为它就是根据这个象形字设计出来的，具有那种参差和突兀感。它比江水高，比街道和操场高，有陡峭的崖壁，曲折的路径，终日被乔木、灌木和藤萝覆盖。

山脚下那所学校叫杨柳街小学，坐落在纯阳山东麓的山坳里，有一百年了。如今，二者都被楼群包围，唯有惺惺相惜，在高德地图上占得一个位置。

市声遥远，没有打扰到这儿的教学活动。然而，孩子们也会趁老师背过身去写黑板的时候，望着窗外出神，那是咫尺之外的纯阳山，那是他们想象力的发祥地。作为他们的老师，有时候，我也不会太过严厉，听课听累了，我会说：“孩子们，现在休息一下，可以看看窗外，看看山，看看树，看看云。”孩子们就会兴奋起来，他们或坐或站，向着窗外指指点点，说自己看到了什么，听到了什么，黄葛树呀，旧石房呀，画眉鸟呀，白蝴蝶呀。突然有个孩子叫起来：“白鹭，树上有一只白鹭。”所有孩子都被吸引过来，伸长了脖子，齐声叫着：“哪里？哪里？”

树巅上，果然站着一只白鹭，它浑身雪白，看起来美丽、优雅、尊贵，心无旁骛，彬彬有礼。可能它是从嘉陵江上飞过来的，或者从对岸的稻田飞过来的，带着水草的气息，阳光的气息。孩子们喜欢看它，目不转睛，而白鹭呢，也愿意配合，愿意做一回免费的模特儿。突然，白鹭扇动翅膀，发出一阵“咕哇，咕哇，咕哇”的声音，孩子们更兴奋了。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想法，想要和它取得联系。不像鸽子和燕子，跟我们人类非常密切，我们知道它们何时成家，如何育儿，从它们的甜言蜜语中，我们也能体会其中的爱意。但是在这座城市，像白鹭这种小语种，根本没有人懂得它，课本上也没有涉及，孩子们只能通过声调的高低，气息的强弱来推测它大致的情绪。

纯阳山我曾上去过一次，山顶相对平坦，有一座道观，叫纯阳观，青瓦红墙，掩映在绿树之间。有一条老街，叫接龙街，是本城海拔最高的一条街。这条街旧且窄，宽不过两米。街道铺着大大小小的青石板，因为年代久远，每一块都磨得溜光，又因为无人行走，每一块都长满青苔。街道两边都是砖木结构的瓦房，破旧得完全不成样子。在街上走着，会突然萌生一种虚无感，一种老之将至的体验如影随形。怀旧是大人們的事，我不忍把这个情况告诉孩子们。

为了呼应这满山的树木，我办公桌上种了一株植物，那是一株细叶紫檀，有着小规模的枝繁叶茂。有时候我的目光落在桌子上，有时候落在窗外的山上，和孩子们一样，我想通过这株古老的植物与这座山建立一种联系。但事与愿违，无论我怎样努力，我都只能囿于这间屋子，走不出半步。纯阳山，永远是呈现在意念之外的远景，我无法理解它缄默之中暗含的深意。

这真是一座空山。据观察，那条曲曲折折的小路常常空无一人，因为担心就此荒废，孩子们都想去上面走一走。林中那座石头房子，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，也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进出。山上的接龙街，高高在上，是天上的街市。

即使从大人的角度看，这座山也是迷人的，它像我记忆里的庐山，冬天的时候，整日多雾，不知所云。在城市快速开发的那些年，我总是担心，在某个早晨醒来，它已被推土机铲平。所以我会无缘无故生出一些悲来，想到那些树木，那些藤萝，想到那些路过的鸟儿，是否还有空枝可栖。在层层叠叠的高楼包围下，纯阳山越来越矮，越来越像我桌上的盆景。但它依然屹立在那里，庇护着山坳里的这所小学。

是的，庇护。1940年—1941年，日军对该城进行狂轰滥炸。人们在纯阳山上挖了防空洞，每当防空警报响起，城中居民便扶老携幼上山躲避。1981年7月，渠、嘉、涪三江暴涨，洪水淹没了全城，纯阳山成了一座孤岛，但它仍然从洪水中脱颖而出，成为人们的庇护所。我想这也是造物主设计和建造这座山的初衷吧。

所以久居山下，常常给人一种错觉，我们会误以为自己隐于野、隐于市。其实我们仍然暴露在这喧嚣的尘世里，奔波，劳碌。只是每当看着那山、那树，心里便觉踏实、松弛。久而久之，纯阳山便住进我们身体里了，让浮躁、单薄的我们变得沉静、厚重、苍翠和忧伤。自此，每日便靠着那些倔强、参差的树木，流畅、陌生的鸟雀以及计划之外的云朵，来更新我们早已格式化的生活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代朋友相亲

□马卫

朋友是药品推销商，整天忙来忙去，脚不落屋。自从前年和妻子离婚，他的孩子就成了我家的孩子，在我家吃我家住，还要我检查作业。我不是怕累，就是想朋友早点成家，孩子有个温暖的窝。毕竟无论我多么细心，也没法代替孩子的父母亲。

这次，给他介绍了一位天然气公司的女人，也是离婚的，孩子不随她，大专文化。两人说好了，晚上在一品居相见。这女人是我表弟妻子单位的。

可是临近晚上，朋友突然打电话来说：“我去不了，因为一个大单，正在和一家二甲医院谈呢，谈成了可以要半年，你代替我去约会。”

我目瞪口呆，这事儿，有顶替的吗？何况我比朋友年长十岁，确实不合适呵。

朋友说：“你不是作家吗？你不是能说会道吗？还摆不平一位小女子。哥，你去了，我放心，你看得上，我就看得上，你看不上，我就看不上。”

这叫啥理论？我内心发晒，这是给你相亲呵。我力辞，朋友不许，只好打车前往。

我去的时候，那女人已入座“红梅”雅间，拿着本杂志，正傻傻地等。杂志倒时尚，叫《美文》，看来女人还是个文青呢。

见我推门进来，她站起来说：“你是……”我只好尴尬地说：“我是某某某，是谁谁的朋友，他正在做啥，无法前往，特托我来践约，请您不要见怪，多多担待。”

不见怪？当然是不可能的。好在这女人三十多了，也算白领阶层，相当有教养，微笑点头。她说：“那好那好，你看先点啥呢？作家先生。”我说“随便你点吧”，女人便点起了菜。数量不多，四样，两荤一素一汤，但很精致，还点了两杯张裕红葡萄酒。

为了不使气氛尴

尬，我只好东拉西扯，从当前的电影，谈到当前的文学，再到网络红歌，再到大蒜涨价，反正不停下嘴来，我怕冷了场。女人一边微笑，一边细嚼慢咽。

我根本没有吃多少，因为我的嘴无法兼顾。

结了账，我送她上了车，再次致歉。

女人长相还可以，举止也得体，走时挥挥手，留一个微笑给黑夜。

后来，我催朋友去亲自见她。朋友说：“不用见了，因为对方已拒绝了。”

我说为啥？朋友说，这女人说他不诚心，找了个骗子来，一嘴的油滑。

我差点气昏在地。

朋友说，别气，别气，这事怪不得你哈，责任在我。

我打了个大大的“？”，你有啥责任呢？

朋友说，干我这行的，比你油滑啊，你都看不上，她还会看上我吗？

我晕！

好在生活天天继续，姻缘的事，那就靠运气了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